

## 嬭加編鐘銘文補釋

郭理遠

(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 摘 要

隨州棗樹林墓地 M169 出土四組嬭加編鐘，本文針對編鐘銘文的個別字詞提出一些補釋意見，並認為全篇銘文的敘述者都是曾侯，而不是曾侯夫人嬭加。

**關鍵詞：**嬭加、金文、攸攸、驪驪、曄曄

### Abstract

Four sets of chime bells were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M169 of the Zaoshulin (棗樹林) cemetery in Suizhou (隨州).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supplementary opinions, respectively, on the inscriptions of bells, and believes that the narrator of the whole inscriptions is the marquess of Zeng, not the marchioness Mi Jia.

**Key words:** Mi Jia, Bronze inscriptions, Youyou, Yangyang, Chanchan

二〇一九年五月，隨州棗樹林墓地 M169 出土十九件有銘編鐘（根據內容可分為四組），銘文內容很重要。為了便於學界研究，郭長江等先生在《江漢考古》上發表〈嬭加編鐘銘文的初步釋讀〉一文，公布了其中一組編鐘的照片、摹本等資料，並結合其他組編鐘銘文作出釋文及初步考釋<sup>1</sup>。陳民鎮先生在網上發表了幾篇文章<sup>2</sup>，對鐘銘作了很好的研究。我們在以上幾位先生意見的基礎上寫了一篇補釋文章發在網上<sup>3</sup>，之後陸續有學者在網上發表考釋意見（有些在拙文公布之前就已寫好）<sup>4</sup>。大家不少看法都相同或類似，反映了古文字研究者的共識，但仍有一些問題需進一步研究。

今結合學者們的研究，對拙文初稿中明顯的錯誤和欠妥之處加以修正（主要觀點未變），續請方家批評。

下面先寫出全篇的嚴格隸定釋文<sup>5</sup>，然後對有關文句進行說明。

隹（唯）王正月初吉乙亥【之部】，曰：「白（伯）昏（括）受命，帥禹之堵（緒）<sup>6</sup>，有此南汭【之部】。余文王之孫＝（子孫／孫子／孫孫），穆之元子【之部】，之邦于曾【蒸部】。余非敢乍（作）恥（恥）<sup>7</sup>【之部】，楚既為代（式）【職部】，虞（吾）徠（逮一仇）匹之【之部】。癸（恣）臧（壯）我懋（猷），大命母（毋）

<sup>1</sup> 郭長江等：〈嬭加編鐘銘文的初步釋讀〉，《江漢考古》2019年第3期，頁9-19。下文引用時簡稱為「發表者」，不另出注。

<sup>2</sup> 陳民鎮：《說見於嬭加編鐘等銅器的一個代詞》，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index.html>），2019年8月7日；陳民鎮：《嬭加編鐘銘文賸義》，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index.html>），2019年8月7日；陳民鎮：《嬭加編鐘銘「帥禹之堵」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index.html>），2019年8月7日。下文主要引用第二篇文章（簡稱《賸義》），不另出注。

<sup>3</sup> 夏立秋：《嬭加編鐘銘文補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453>），2019年8月9日。

<sup>4</sup> 小新：《新見嬭加編鐘銘文補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454>），2019年8月9日（下文簡稱《補說》）。暮四郎：「關於嬭加編鐘銘文的一些看法」網帖及其後回帖，簡帛網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50>），2019年8月9日（下文簡稱「網帖」）。

<sup>5</sup> 仿照《補說》注出韻腳，並隨文注出後文未及的對發表者釋文的改釋（不包括標點、釋文的寬嚴之別）之由。為免繁瑣，對諸家異說不加詳列，讀者可參看上注所引文獻。

<sup>6</sup> 「緒」的釋讀參看陳民鎮《嬭加編鐘銘「帥禹之堵」解》。

<sup>7</sup> 「乍」本文初稿原從整理者讀「作」，「海天遊蹤」在網帖回復中指出應讀為「作」：「『余非敢作恥』，也就是見於《左傳·哀公二年》「無作三祖羞」、《襄公十八年》「無作神羞」、《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皇門》簡13『母（毋）复（作）俎（祖）考賸（羞）才（哉）』的『作』。亦即楚簡常見的『詒羞』。銘文為配合押之韻，遂改『羞』為同義詞『恥』。」其說可從。

改（改）【之部】。」

余孳（勉）子加嫺（嫺）曰：「烏（鳴）虜（呼）！𨮒（葬）公棗（早）陟【職部】，余匊（保）其彊（疆）𨮒（鄙）<sup>8</sup>【之部】。行𨮒曾邦【陽部】，台（以）𨮒<sup>9</sup>（台）夏【魚部】。余典冊𨮒（厥）德【職部】，毆（抑）民之羝（氏）巨（矩）<sup>9</sup>【魚部】。攸=（攸攸）𨮒=（洋洋）【陽部】，余為夫【魚部】。余𨮒（滅-蟲）𨮒（沒）下（胡）𨮒（夷），𨮒（恭）𨮒（畏）𨮒（儔）公，及我大夫【魚部】，𨮒=（𨮒𨮒）豫政<sup>10</sup>，乍（作）𨮒（台）邦豕（家）【魚部】。」

余𨮒（擇）𨮒（台）吉金，玄鏐黃鏐（鋁）<sup>11</sup>【鐸部】，用自作宗彝𨮒鐘，台（以）樂好賓、嘉客【鐸部】、父𨮒（兄）【陽部】，及我大夫【魚部】。用孝用𨮒（享）【陽部】，受福無彊（疆）【陽部】。𨮒（侃）其平𨮒<sup>12</sup>，休𨮒（淑）孔𨮒（煌）【陽部】。大夫庶士【之部】，𨮒=（𨮒𨮒-齊齊）𨮒（=）（𨮒𨮒-翼翼）【職部】，𨮒（𨮒）獻𨮒（歌）𨮒（舞）【魚部】，𨮒（宴）喜𨮒（飲）𨮒（食）<sup>13</sup>【職部】。易（賜）我𨮒（終）黃耆，用受𨮒（介）福【職部】。其萬年母（毋）改（改）【之部】，至于孫子【之部】，石（庶）保用之【之部】。

## 余文王之孫＝（子孫／孫子／孫孫）

發表者指出：「孫，第一、三組編鐘該字下有兩個短橫。第二、四組則無。

<sup>8</sup> 發表者指出「匊」有異文作「保」，讀「匊」為「覆」。《補說》指出當讀為「保」，可從。

<sup>9</sup> 「毆（抑）」屬下讀參看《牘義》。「羝」字發表者認為「从氏從來」，按其下部所謂「來」當是「羊」。發表者說「巨」字其他組編鐘有異文作「王」，李豪、駱珍伊均懷疑所謂「王」可能是「巨」之誤認。

<sup>10</sup> 此句發表者釋為「𨮒𨮒豫政」，認為首字从一正一反的二龍，其中一龍从匕，為牝龍，釋為「𨮒」，整句可與蔡侯申鐘「𨮒𨮒豫政」參照。今按：所謂「匕」當是「刀」旁，从一正一反的二龍是否與「𨮒」字有關，待考。不知道「𨮒」是否與「𨮒」「化」有關（「𨮒」或从「化」、或从「𨮒」作，參看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399、414）。

<sup>11</sup> 「玄鏐黃鏐」即曾伯鞮簠（《銘圖》05979-05980）之「玄鏐黃鏐」，又金文中常見的「玄鏐鏐鋁」一語，或作「玄鏐鏐呂」（《銘圖》18019-18023 少虞劍），均可證鏐、鏐通用。李家浩先生曾指出：「在銘文中沒有作為黑色講的『膚』或『鏐』字的情況下，金屬名稱的『呂』或『鋁』可以寫作『膚』、『鏐』等。」（李家浩：〈攻五王光韓劍與虞王光鉞戈〉，《古文字研究》第17輯〔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6月〕，頁143）據此，鐘銘中的「鏐」與曾伯鞮簠銘文中的「鏐」一樣，均應讀為「鋁」，指銅料。

<sup>12</sup> 此句發表者釋文為「𨮒其兮𨮒」，今從《牘義》釋讀（暮四郎亦有此說，見網帖）。

<sup>13</sup> 我們原從發表者的意見在「喜」後括注「𨮒」，李豪先生根據古籍及金文中「宴」「喜」連言的情況指出「喜」應如字讀，其說可從。

按照古文字的書寫規則，有讀『子孫』、『孫子』、『孫孫』三種可能。本文認為當讀為『孫子』，『文王之孫子』即『文王之孫』。」《賸義》同意讀為「孫子」，認為此句「謂曾國為周文王後裔」，並補充了《詩·大雅·文王》的文句「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今按：「孫」或加合文（或重文）符號，或不加，皆泛指後裔而言。根據春秋時期自述身世的銘文來看，發表者提出的「子孫」「孫孫」這兩種可能性尚不能輕易排除。如郕公鞞父罇（《銘圖》<sup>14</sup>15815-15817）銘文「余有融之子孫」就稱「子孫」；而在上海博物館所藏的另外一件同人所作器（《銘圖》15818）中「子孫」作「𠂔孫」，周亞先生根據邾訖鼎用「𠂔」為「孫」之例，讀為「遜孫」<sup>15</sup>，李家浩先生認為此說很有道理，同時又提出讀為「曾孫」的可能<sup>16</sup>。據此，嬭加編鐘的「孫=」也有可能表示「孫（遜／曾）孫」<sup>17</sup>。

## 之邦于曾

發表者認為「之」是「出」字之誤：

之，第一、三、四組均寫作「之」，第二組寫作「出」。邦于曾，在曾地建邦，則可見曾為國名或地名。金文中常見「侯于某地」之類的記載，如克盃「命克侯于匱」、宜侯矢簋（《集成》04320）「侯于宜」。之，往也。即前往曾地建邦。我們認為這裡更可能以「出」字為是。「之」「出」二字形近，

<sup>14</sup>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9月）。

<sup>15</sup> 周亞：〈郕公罇銘文及若干問題〉，《古文字研究》第29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387。

<sup>16</sup> 李家浩：〈郕公鞞父罇銘文補釋〉，《出土文獻》第6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2-3。

<sup>17</sup> 也有學者不同意上引兩位先生的考釋，或對「𠂔」字的隸定有懷疑。如石小力先生認為此字應與其他罇銘的「子」統一作解，仍當釋「子」（石小力：《東周金文與楚簡合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39-40）；傅修才先生則根據拓片對「子」上「中」形是否為筆畫有所懷疑（傅修才：《東周山東諸侯國金文整理與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論文，2017年〕，頁329-330）。今按：同人所作之器互有異文的情況很常見，且古文字中並沒有確定的「子」字寫作「𠂔」的例子，石小力先生說似不可信。據上引周亞先生文中介紹，他對「𠂔」字曾有誤釋，後經裘錫圭先生和劉釗先生看過此罇銘文後指出，葛亮先生為此器作了摹本並將「𠂔」字與邾訖鼎之字聯繫，可見曾看過原器的諸位先生均未對「子」上的筆畫產生懷疑。結合拓本情況，我們認為周亞先生文中的隸定應可信從。（網帖中「水墨翰林」也認為「孫=」當是「孫孫」的重文，可讀為「遜孫」；也有學者認為此重文號無意義或誤衍。）匿名審稿專家結合東周金文中「某某之孫、某某之元子」的文例提出，此鐘銘「孫=」如與下文「穆之元子」合觀，讀為「遜孫／曾孫」或優於他說，同時也不排除「孫」下的重文符是衍文的可能。



很容易寫錯。出邦于曾，即離開周人的中心區域，到遠在千里之外，處於南沔之地的曾國建邦。同樣的記載見於麥尊（《集成》06015），「王令辟井（邢）侯出坏，侯于井（邢）」。

今按：編鐘銘文從字體看並非草率之作，且三組均作「之」，誤字的可能性較小。發表者對「之邦于曾」已有很好的解釋，「之」「出」應該看作異文（此句句式亦與下文所引《詩·大雅·崧高》「于邑于謝」同，句首「之」「于」均為往義）。

### 楚既為代（式），廬（吾）徠（逮—仇）匹之

「代」字發表者讀為「忒」，訓為差錯，「徠」字隸而未釋，「匹」訓為匹敵。《賸義》說：「然嬭加係楚王之女，曾國為楚國附庸，以楚為忒、訓匹為敵與當時的曾楚關係不甚相合。」並讀「徠」為「仇」，是有道理的。《賸義》所引賈連翔先生說將「代」改讀作「代」，認為「代」有承繼之義，「楚既為代」當指曾國成為楚國附庸之事。

今按：「代」應讀為「式」。《詩·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毛傳：「式，法也。」《詩·大雅·崧高》：「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鄭箋：「式，法也。」鐘銘此句是說楚國已經成為榜樣了，我們曾國可以配得上他，與「余非敢作恥」義正相關。此處雖是說兩國的關係，似又暗指曾侯與嬭加夫婦二人也是匹配的。

### 燹（愍）臧（壯）我懋（猷）

發表者認為「燹」即「密」字<sup>18</sup>，訓為安定，釋「臧」為「臧」，訓為成功。《賸義》指出該句可對比晉姜鼎（《銘圖》02491）「宣邛我猷」句，認為「燹」「邛」都應讀為「密」，訓安，將「臧」括注為「臧」。

今按：晉姜鼎銘文中「邛」字當從吳闓生說讀為「愍」，義為「慎」<sup>19</sup>，「宣」有徧、大義，其句意當是使我的謀劃既全面又慎密。本銘的「燹」亦當讀為「愍」。

<sup>18</sup> 此字見於密奴簋（《銘圖》05837），讀為國族名「密」，參看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3401。

<sup>19</sup> 吳說參看吳毅強：《晉銅器銘文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225。

「臧」字東周文字習見，不少用為壯，如周王孫季紂戈（《銘圖》17154）：「孔臧（壯）元武。」<sup>20</sup> 謀猷之「猷」作「懋」亦見於王孫誥鐘（《銘圖》15606）：「誨（謀）懋（猷）不飢（忒）。」鐘銘此句與晉姜鼎句式相同，但含義略有別，更突出壯武之義，與前後文的內容相應。

### 余孳（勉）子加嫺（嫺）曰

發表者釋文作「余孳小子加嫺曰」，認為「孳」指威嚴貌，「小子」是加嫺的自稱，稱女性為小子「頗出人意表」，其後一段均為加嫺自述之辭。

今按：發表者釋文中的「小」字從照片看，似非筆畫，也可能其他幾組編鐘銘文有「小」字<sup>21</sup>。其實稱女性為「小子」雖較少見，但也並非孤例，晉公盞（《銘圖》06274）銘文中晉公對女兒就稱「小子」：「唯今小子，整乂爾家，宗婦楚邦。」<sup>22</sup> 發表者釋為「孳」的字，作如下之形：



其下部為「子」，上部左側似為「水」旁之殘，右側為「免」，可分析為从水、挽聲，或从子、挽聲，頗疑應該讀為勉。此句之後的一段應該是曾侯勉勵加嫺的話。這段話從內容看，並不像是曾侯夫人的語氣，全篇三段銘文的主語應該是一致的，都是曾侯。

附帶一提，此段下文有「我為夫」之語，由此也能看出這一段的主語是加嫺的丈夫曾侯。發表者彼處釋文原作「余〔為婦〕為夫」，說「『為婦』兩字誤奪，據第三、四組銘文補」。可見第一、二組編鐘銘文相同，均無「為婦」二字，我們認為不一定要看作奪字。「我為夫」就是曾侯自稱，而其他組銘文的「我為婦

<sup>20</sup> 網帖中陳民鎮先生引石小力說也讀銘文之語為「臧壯」，「藝繁 pan」先生讀為「密壯」。匿名審稿專家補充了楚帛書以「臧」為「壯」之用例：丙篇十二月令之八月「曰：臧，不可以築室」，《爾雅·釋天》稱「八月為壯」。此外，禰健聰〈據古文字用字習慣說《周易》大壯卦「壯」的訓釋〉（《華學》第12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195-197）對楚文字用「臧／戕」為「壯」的情況有集中論述，請讀者參看。

<sup>21</sup> 若其他組銘文中並沒有「小」字，則此處之「子」似可理解為人名前的美稱，類似例子可參看子仲姜盤（《銘圖》14513）等。

<sup>22</sup> 參看謝明文：〈晉公盞銘文補釋〉，《商周文字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184。

為夫」意思是「我們分別作為婦和夫」，兩種表述都可以說得通。銘文中特意有一段勉勵加嬭的話，似乎透露出編鐘是新婚之時製作的<sup>23</sup>。

如果我們的理解不錯的話，那「葬公早陟」一句就不是像發表者所說，是「加嬭的丈夫曾侯寶去世較早」，「葬公」應該是曾侯宥的上一代曾侯（「早陟」很可能只是一種委婉說法，不一定實指很早就去世）。

行𠂔曾邦，台（以）𠂔奇（台）夏

「行」後之字，發表者釋「相」。今按：此字的右旁並非目形（可對比與鐘銘「擇」「鐘」等字中的「目」旁），當存疑。

「夏」字作𠂔，左旁與「子」類似，較為特殊，可與曾侯與鐘銘的𠂔字（用為江夏之「夏」）對照。

「以」後之字，發表者摹本作𠂔，對比照片可知其上部右側尚缺一筆，釋「長」當不可信。疑此字上部與「𠂔」有關，似可讀作「屏」，「以屏台夏」意思是「以屏衛我華夏」。（又疑此字與「覓」有關）

攸=（攸攸）駢=（洋洋）

發表者考釋說：「攸，字下有重文符，即悠悠，長久，連綿不斷的樣子。駢，从馬从𠂔。字下有重文符，字義不詳，駢駢或與攸攸意近。」

今按：「駢」字原作𠂔，右旁从羊、系。這種系形連於羊形下部的寫法又見於以下東周文字：



曾侯絳伯戈（《銘圖》16865）




《古璽彙編》<sup>24</sup> 3136






《古璽彙編》3498

<sup>23</sup> 可對比其他姬姓國銅器如晉公盃、吳王光殘鐘、蔡侯申尊、盤銘文中父親勉勵新婚女兒的話，不過這些器銘是勉勵女兒在夫家應該如何如何，而嬭加編鐘則是說丈夫會如何如何。

<sup>24</sup>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中國璽印類編》<sup>25</sup> 頁 384

 包山簡 128  包山簡 143<sup>26</sup>

諸形中「系」與「羊」的相對位置略有不同，古璽字形「系」旁有飾筆，但無疑應看作一字。曾侯鮮伯戈之字，舊或隸定為从尹、馬，李學勤先生指出是見於甲骨文的象以索繫羊形之字<sup>27</sup>。上引古璽辭例均為複姓「鮮閔」，此姓或作「羊閔」（《古璽彙編》3414、3514），湯餘惠先生據以指出「『鮮』與『羊』音同字通」<sup>28</sup>，何琳儀先生將此姓讀為「陽門」<sup>29</sup>。包山簡之字用為地名，此字又見於簡 141：<sup>30</sup>，其右旁與上引二形稍異，現在學界多從林澧先生說，認為此字右旁是从系的「羌」<sup>31</sup>。按「羌」「羊」寫法有別，包山簡 128、143 之字分明从羊，簡 141 之字右旁除去系形的部分與楚文字習見的「羌」的寫法（下部為壬形）<sup>32</sup>並不相合，實應看作略有變異的「羊」形<sup>33</sup>，而不能釋為「羌」。上引這些東周字形的遠源應該就是李先生指出的甲骨文中的「鮮」<sup>34</sup>。

<sup>25</sup> [日]小林斗盦編：《中國璽印類編》（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 年）。

<sup>26</sup> 李守奎、賈連翔、馬楠：《包山楚墓文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 281。

<sup>27</sup> 李學勤：〈曾侯戈小考〉，《江漢考古》1984 年第 4 期，頁 65。





<sup>28</sup> 參看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 年），頁 6507。

<sup>29</sup> 同前註。

<sup>30</sup> 李守奎、賈連翔、馬楠：《包山楚墓文字全編》，頁 281。

<sup>31</sup> 參看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54-55，頁 62 註 30；朱曉雪：《包山楚簡綜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年），頁 430；李守奎、賈連翔、馬楠：《包山楚墓文字全編》，頁 281。

<sup>32</sup> 滕王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371；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269；李守奎、賈連翔、馬楠：《包山楚墓文字全編》，頁 171、363。

<sup>33</sup> 「羊」「襄」古音相近，古書中「羊」聲字、「襄」聲字都可與「長」字通用（參看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454），戰國文字中多見「襄」字的一部分寫作「羊」者，一般認為屬變形音化（參看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114）。包山簡 155「穰」字作（參看李守奎、賈連翔、馬楠：《包山楚墓文字全編》，頁 311），除去「米」「攴」之外的部分就作「羊」形，楚文字「毀/襄」又有、、等形（參看徐在國、程燕、張振謙編著：《戰國文字字形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頁 160、1205），包山簡 141 之字的「羊」形很可能受到了「毀/襄」寫法的影響。




<sup>34</sup> 甲骨文中的「鮮」字舊多逕釋為「羊」，後來學者們根據其與「羊」用法有別（多用為方國名）而將二者區分開（參看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1547-1548）。上引李先生文誤以《殷虛書契後編》下 33（《合集》01118）中的「鮮」與《殷墟文字乙編》409（《合集》20017）中的「𠂔」互為異文，而釋「鮮」為「養」；又有學者釋「鮮」為「牽」（參看何景成：《甲骨文字詁林補編》〔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頁 403-405），亦無確據。今按：由古璽文例可知，「鮮」與「羊」

編鐘銘文中的「驤」字當與「羊」音近<sup>35</sup>，「攸攸驤驤」是兩個疊音詞，發表者指出兩詞義近，可從。我們認為此語與吳王光鐘銘文中的「油油漾漾」近同，劉釗先生對後者曾有考釋：

「油油」與「洋洋」乃一聲之轉，詞義相近。《詩·衛風·碩人》「河水洋洋」，劉向《楚辭·九歌·惜賢》王注引作「河水油油」。「油油」典籍又作「悠悠」「攸攸」「遙遙」「搖搖」「惺惺」「憂憂」「怵怵」。「洋洋」又作「養養」，本字作「恙」，《說文》「恙，憂也。」「油油洋洋」即「悠悠洋洋」，《爾雅·釋訓》「悠悠、洋洋，思也」。

吳王光鐘銘「敬夙（肅）而（爾）光，油油漾漾。往已叔姬，虔（虔）敬命勿忘。」兩句大意是說吳王光囑咐女兒要愛惜榮譽，深思熟慮，永遠恭敬。<sup>36</sup>

「油」字舊釋「沽」，後來學者多從劉先生說<sup>37</sup>。現在嬭加編鐘銘文中出現「攸攸驤驤」之語，「攸」與「油」、「驤」與「漾」古音皆近，更可印證劉先生改釋之確。本銘此句當讀為「攸攸洋洋」。不過劉先生所引《爾雅·釋訓》中「思也」是思念的意思，並不是思慮之義（參邢昺疏：「《鄭風·子衿》云『悠悠我思』，《邶風·二子乘舟》云『中心養養』，此皆想念憂思也。」）。根據編鐘銘文押韻情況，此語與「余為夫」當屬一句，可知是有關曾侯的內容；其他組編鐘或作「余為婦為夫」，是說曾侯夫妻二人的。劉先生的解釋放到嬭加編鐘銘文裡也不太合適。董珊先生曾將吳王光鐘之語括注為「悠悠漾漾」，與劉文略有不同，但沒有解

聲音相近；西周金文中「善」字作、、等形（參看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頁271-272；陳斯鵬、石小力、蘇清芳：《新見金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75頁），有从「羊」與从「鮮」兩種寫法，似表明「鮮」與「羊」作為義符可通用。上注說到「羊」「襄」古音相近，不知象以索繫羊形的「鮮」有沒有可能與攘羊之「攘」有關，其字形既可以表示「攘」的動作，又可以表示攘得之羊。（郭永秉先生疑上引「善」字寫法似以後者較古，从「羊」的寫法可能是省譌之形，不一定是義符通用，且「善」的字形不好解釋，其所从的「鮮」形是否即本文所論之字也不好說；同時指出，上注所引包山簡155所謂「攘」字的結構跟戰國文字中从米、离、攴的「竊」字甚似，似有可能是「攘」的本字。記此待考。）

<sup>35</sup> 似有可能是「驤」字異體。

<sup>36</sup> 劉釗：《金文考釋零拾》，《古文字考釋叢稿》（長沙：嶽麓書社，2005年），頁124-125。

<sup>37</sup>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頁588-589；董珊：《吳越題銘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頁27；馬曉穩：《吳越文字資料整理及相關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年），頁72-73。

釋<sup>38</sup>。我們認為「攸攸／油油」「洋洋／漾漾」都是寬舒閒暇之義。《孟子·萬章上》：「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趙岐注：「洋洋，舒緩搖尾之貌。」金文中與「攸攸／油油」同義之語尚有蔡侯申尊（《銘圖》11815）、盤（《銘圖》14535）銘文「威儀遊遊，靈頌（容）託商，康諧穆好，敬配吳王」中的「遊遊」。郭沫若先生讀「遊遊」為「悠悠」，于省吾先生讀為「優優」，林澧先生指出：「遊遊、優優、悠悠都是寬閑自在的意思，只是該詞沒有固定的專用字罷了。」<sup>39</sup>

這裡還可附帶一提東周金文中與此相關的「簡簡嘽嘽」一語。此語見於王子午鼎（《銘圖》02468-02474）「余不畏不差，惠于政德，淑于威儀，闐闐（簡簡）嘽嘽（嘽嘽）」和令狐君孺子壺（《銘圖》12434-12435）「束束（簡簡）單單（嘽嘽），康樂我家，遲遲康淑，承受純德」。舊多將二銘中的「渾／單」與「獸」字聯繫，李零先生較早指出王子午鼎之字所從為「單」，將其讀為見於《詩·大雅·崧高》的「嘽嘽」<sup>40</sup>；陳劍先生指出王子午鼎之字左从水，令狐君孺子壺之語與王子午鼎同<sup>41</sup>。都是可信的意見。但是李零先生認為「簡簡」「嘽嘽」是和樂、喜樂的意思，恐怕不一定妥當。

我們先來看《詩經》中的相關內容及有代表性的古注：

《詩·小雅·采芑》：「戎車嘽嘽，嘽嘽煒煒，如霆如雷。」毛傳：「嘽嘽，眾也。煒煒，盛也。」鄭箋：「言戎車既眾盛，其威又如雷霆，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sup>42</sup>朱熹：「嘽嘽，眾也。煒煒，盛也。」<sup>43</sup>

《詩·大雅·崧高》：「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毛傳：「嘽嘽，喜樂也。」鄭箋：「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sup>44</sup>朱熹：「嘽嘽，眾盛也。」<sup>45</sup>

《詩·大雅·常武》「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毛傳：「嘽嘽然，

<sup>38</sup> 董珊：《吳越題銘研究》，頁27。

<sup>39</sup> 林澧：《古文字學簡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53。

<sup>40</sup> 李零：〈論東周時期的楚國典型銅器群〉，原載《古文字研究》第19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173-174註9；收入《待兔軒文存·說文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66註3。

<sup>41</sup> 陳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28-29。

<sup>42</sup>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912。

<sup>43</sup> 〔宋〕朱熹注，王華寶整理：《詩集傳》（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頁136。

<sup>44</sup>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頁1223。

<sup>45</sup> 〔宋〕朱熹注，王華寶整理：《詩集傳》，頁249。

盛也。疾如飛摯如翰苞本也。」鄭箋：「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sup>46</sup>朱熹：「嘽嘽，眾盈貌。」<sup>47</sup>

其中對《崧高》「嘽嘽」的解釋分歧最大，高本漢對諸說有評駁：喜樂之義沒有其他文獻例證，或由舒緩之義引申而來（引者按：此釋可能受下句「周邦咸喜」影響）；安舒之義雖然不是沒有證據（《禮記·樂記》：「其聲嘽嘽以緩。」引者按：鄭玄注：「嘽，寬綽貌。」原文「嘽」並非重文），但眾盛之義更好一些，「因為這一說能在三篇詩裡都講通」<sup>48</sup>。很有道理。這三處「嘽嘽」都是形容師旅的，統一解釋為眾盛之義，與各自上下文也都相合。

「嘽嘽」的喜樂義是有問題的，而眾盛義在金文中似不順適，我們認為「簡簡」「嘽嘽」都是寬舒閒暇一類意思。「嘽」有寬綽義上文已引，「簡簡」之例如《淮南子·時則》：「優優簡簡。」高誘注：「優、簡，寬舒之貌。」北周庾信《登歌》：「威儀簡簡，鐘鼓煌煌。」「威儀簡簡」正如同《禮記·孔子閒居》的「威儀遲遲」、蔡侯申器的「威儀遊遊」。金文中與儀容有關的「攸攸／油油／遊遊」「洋洋」「簡簡」「嘽嘽」與下文將要講到的「下戾」都是義近的表述<sup>49</sup>。

## 余燮（減一蟲）顛（沒）下（胡）戾（夷）

發表者釋文作「余燮顛（顯？）下辟」，並解釋說：「燮，从減从火，讀為減，減少之意。顛，讀為顯。……辟，天子，君主。……下辟，指死去的歷代曾侯。」

今按：「燮」即「減」字。「顛」見於《說文·頁部》：「顛，內頭水中也。从頁、𠂔，𠂔亦聲。」同「沒」。駱珍伊小姐向我指出「減顛」當是「黽勉」一類意思，正確可從。《爾雅·釋詁上》：「黽沒，勉也。」郭璞注：「黽沒，猶黽勉。」邢昺疏：「黽沒猶黽勉者，以其聲相近，方俗語有輕重耳。」者汭鐘（《銘圖》15335）銘文中「黽沒」一語之「沒」即作「顛」<sup>50</sup>，《詩·邶風·谷風》中的「黽勉同

<sup>46</sup>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頁1243。

<sup>47</sup> [宋]朱熹注，王華寶整理：《詩集傳》，頁256。

<sup>48</sup> [瑞典]高本漢著、董同龢譯：《高本漢詩經注釋》（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頁961-962。

<sup>49</sup> 這類詞都兼有寬舒、盛大之義，兩種意思其實是相通的，《淮南子·時則》「優而不縱，廣大以寬」可幫助理解。附帶說一下，形容樂聲的「簡簡」（如王孫遣者鐘：「闐闐（簡簡）蘇鐘，用匱（宴）以喜。」）不少學者也解為「和樂」（參看前註39李零先生文、《金文形義通解》頁2767），同樣是不妥當的，此亦是「大」義（參《金文形義通解》頁2767引楊樹達、于省吾說）。

<sup>50</sup> 「黽沒」之釋見郭沫若：〈者汭鐘銘考釋〉，《考古學報》1958年1期，頁3-5；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

心」阜陽漢簡作「沕沒同心」<sup>51</sup>，「威」「勿」「蔑」「末」「𠂔」諸字聲韻關係密切，出土文獻中通用之例很多<sup>52</sup>。據此，「滅顛」讀為「𧇧沒」是很合適的<sup>53</sup>。

發表者原釋「辟」之字當釋為「𡙇」，「下𡙇」與金文中常見的「𡙇遲」等語同，《補說》及網帖中石小力、「藝槃 pan」也都有此看法，「藝槃 pan」還提出「下𡙇」見於曾伯黍壺銘（見網帖）。按：曾伯黍壺銘此語中的「下」字最早是一篇新聞報道透露的考古學者的看法<sup>54</sup>，董珊先生將其隸定為「𡙇」，並有考釋：

「舒遲」，原寫作「𡙇𡙇」，讀為「舒遲」。詞亦見曾子軌鼎：「溫龍（龔？）下（舒）𡙇」（《銘圖》02388），楚太師鄧子辭慎罇銘「余保辭楚王，俵俵段（舒）𡙇（遲）」（《銘圖》15511-15519，31045）、史牆盤：「害（舒）𡙇（遲）文考乙公」（《銘圖》14541），又王孫誥鐘及王子午鼎：「溫恭𡙇（舒）遲」。傳世曾伯黍瑚銘：「曾伯黍神聖元武，元武孔𡙇」（《銘圖》05979、05980），「孔𡙇」亦應讀為「孔遲」（皆脂部），「遲」的意思是舒緩平和。<sup>55</sup>

沈培先生指出曾伯黍壺銘中所謂「下／𡙇」實為「元」字誤釋<sup>56</sup>。雖然董先生釋字不確，但他舉出的其他例子仍極具參考價值，尤其是曾子軌鼎銘文的「下𡙇」，正與嬭加鐘銘相同。「下𡙇」「害𡙇」「𡙇遲」「段𡙇」等語，研究者一般都讀為「舒遲」<sup>57</sup>，本文初稿亦從之。李豪先生向我指出，雖然「下𡙇」等語與「舒遲」義近，但「下」「害」「𡙇」「段」諸字與「舒」的聲母分別為牙喉音與舌音，恐不能直接通讀，他認為金文這些詞語可讀為「暇遲」。鄔可晶先生待刊稿《說「回」》也指出「下」「段」與「舒」聲母不近，認為裘錫圭先生疑史牆盤「害𡙇」當讀

編第六卷·金文叢考補錄》（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159-170。讀為「𧇧」之字他釋為「元」，但「元」「𧇧」聲母有差距，鄔可晶先生向我指出此字當釋「𠂔（𠂔）」，其說可從。

<sup>51</sup> 白於藍編著：《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849。

<sup>52</sup> 同前註，頁759-760、846-850。

<sup>53</sup> 《補說》以及網帖中石小力、「藝槃 pan」先生也都有相同意見。本文初稿原讀為「𧇧𧇧」，不夠準確，今予改正。

<sup>54</sup> 湖北省文化廳：《京山蘇家壩周代遺址入選 2017 年中國考古新發現》，湖北省文化和旅遊廳網站（<http://wlt.hubei.gov.cn/xwdt/zgyw/26748.htm>），2018年1月17日。

<sup>55</sup> 御簡齋：《曾伯黍壺銘簡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209>），2018年1月17日。

<sup>56</sup> 沈培：〈新出曾伯黍壺銘的「元𡙇」與舊著錄銅器銘文中相關詞語考釋〉，徐剛主編：《嶺南學報（復刊第十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19-32。

<sup>57</sup> 「舒遲」之釋最早是郭沫若先生考釋王孫遺者鐘的「𡙇𡙇」時提出的，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頁161下。









「胡夷」之說<sup>58</sup>頗為可取，將其解釋為「大度平和」<sup>59</sup>。二說都有道理，今姑從後說。

齊 = (齊齊 — 齊齊) 趨 [= ] (趨趨 — 翼翼)，𪛗 (𪛗) 獻𪛗 (歌) 𪛗 (舞)

此句發表者原釋作「齊翼酬獻歌舞」。今按；「齊」字下本有重文號，發表者釋文誤脫，根據鐘銘多作四字句以及押韻情況（「趨」與後句的「食」為職部字，與前句之部字的「士」押韻），「趨」後亦當有重文號。「趨」字重文金文常見，如王子午鼎：「畏期（忌）趨 = （趨趨 — 翼翼）。」「齊齊」「趨趨」都是恭敬貌<sup>60</sup>。

「歌」字下部从音，上部从皮、可（「可」為聲旁，从「皮」何意不明<sup>61</sup>）。清華簡《子儀》有用為「歌」的从可、克之字，學者或分析為雙聲符字，或分析為从可、克聲<sup>62</sup>。「克」為職部字，與「歌」音並不近，根據嬭加鐘銘之字來看，《子儀》之字中的「克」似有可能是「皮」之譌寫。

## 用受瑋（介）福

「瑋」字原形作，發表者釋為「寶」，不確。其字左从玉，右旁下部从升、上部當是害，可對比曾侯乙編鐘中「割」字的「害」旁：、、。<sup>63</sup>从害、从升之字似尚未見到，郭店《老子》甲有一個从害、从又之字作，<sup>64</sup>大概是其省體；九店簡中有一個从害、从升之字作，<sup>65</sup>當是不同聲符的異體。鐘銘此句

<sup>58</sup> 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5。

<sup>59</sup> 李守奎先生指出楚大師編鐘銘文中的「段犀」是形容鐘聲的（李守奎：〈楚大師鄧辭慎編鐘與楚大師鄧子辭慎編鐘補釋〉，《古文字與古史考》〔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236），這個詞既可以形容儀容又可以形容樂聲，與前文講到的「簡簡」相同。

<sup>60</sup> 本文初稿原從整理者括注「齊齊」，《補說》及網帖中石小力、「藝繁 pan」先生括注「齊齊」。雖然「齊」「齊」本係一語，但據古書用字，當從後說。

<sup>61</sup> 本文初稿原認為「皮」可看作聲旁（網帖中「藝繁 pan」也有此看法），《補說》認為「从『皮』不知何据」。今按：「皮」雖與「歌」韻部相同，但聲母不近，看作聲旁似有困難，暫從《補說》的意見。

<sup>62</sup> 參看朱忠恒：《〈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集釋》（武漢：武漢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頁114-115。

<sup>63</sup> 李守奎：《楚文字編》，頁268-269。

<sup>64</sup> 滕王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頁694。

<sup>65</sup> 徐在國、程燕、張振謙編著：《戰國文字字形表》，頁359。

與叔多父盤（《銘圖》14533）「受害（介）福」<sup>66</sup>近同，《易·晉》「受茲介福」《釋文》：「介，大也。」王弼注：「受茲大福。」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八日初訂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改畢

### 附記

本文在修改過程中，駱珍伊、李豪二學友曾多予討論並賜高見，修改之後又蒙郭永秉、鄔可晶及駱、李諸位先生審閱，得以避免疏謬，作者十分感謝。

### 校按

本刊匿名審稿專家對拙文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見，謹此致謝。陳斯鵬先生〈隨州棗樹林墓地 M169 出土編鐘銘文首段解釋〉一文對鐘銘「乍隗」「代」等語及相關文義有不同解釋（《中國文字學會第十屆學術年會論文集（上冊）》，鄭州，2019年10月，頁58-62），請讀者參看。

### 參考文獻

#### 傳統文獻

〔宋〕朱 熹注，王華寶整理：《詩集傳》，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近人論著

小 新：〈新見嬭加編鐘銘文補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454>），2019年8月9日。

〔日〕小林斗盦編：《中國璽印類編》，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sup>66</sup> 參看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頁2374。

- 石小力：《東周金文與楚簡合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
- 白於藍編著：《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年。
- 朱曉雪：《包山楚簡綜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 年。
- 朱忠恒：《〈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集釋》，武漢：武漢大學碩士論文，2018 年。
- 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
- 李守奎、賈連翔、馬楠：《包山楚墓文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 李守奎：〈楚大師鄧辭慎編鐘與楚大師鄧子辭慎編鑄補釋〉，收入《古文字與古史考》，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頁 230-238。
- 李家浩：〈攻五王光韓劍與虞王光赳戈〉，《古文字研究》第 17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138-146。
- 李家浩：〈郢公鞮父鑄銘文補釋〉，《出土文獻》第 6 輯，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頁 1-5。
- 李 零：〈論東周時期的楚國典型銅器群〉，收入《待兔軒文存·說文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264-306。
- 李學勤：〈曾侯戈小考〉，《江漢考古》1984 年第 4 期，頁 65-66。
-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9 月。
- 吳毅強：《晉銅器銘文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 年。
- 何景成：《甲骨文字詁林補編》，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
- 沈 培：〈新出曾伯嚳壺銘的「元犀」與舊著錄銅器銘文中相關詞語考釋〉，《嶺南學報（復刊第十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頁 19-32。
- 周 亞：〈郢公鑄銘文及若干問題〉，《古文字研究》第 29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386-397。
- 林 澧：《古文字學簡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
- 故宮博物院編：《古璽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年。
- 夏立秋：〈嬭加編鐘銘文補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453>），2019 年 8 月 9 日。
- 徐在國、程燕、張振謙編著：《戰國文字字形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
- 馬曉穩：《吳越文字資料整理及相關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 年。

- 〔瑞典〕高本漢著、董同龢譯：《高本漢詩經注釋》，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
- 郭長江等：〈爨加編鐘銘文的初步釋讀〉，《江漢考古》2019年第3期，頁9-19。
- 陳民鎮：〈爨加編鐘銘文臆義〉，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index.html>），2019年8月7日。
- 陳民鎮：〈爨加編鐘銘「帥禹之堵」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index.html>），2019年8月7日。
- 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
- 張世超等：《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
- 張 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
- 陳斯鵬、石小力、蘇清芳：《新見金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
- 陳 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20-38。
-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
- 郭沫若：〈者刃鐘銘考釋〉，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六卷·金文叢考補錄》，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159-170。
- 傅修才：《東周山東諸侯國金文整理與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論文，2017年。
-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 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 董 珊：《吳越題銘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
- 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
- 湖北省文化廳：《京山蘇家壟周代遺址入選2017年中國考古新發現》，湖北省文化和旅遊廳網站（<http://wlt.hubei.gov.cn/xwdt/zgyw/26748.htm>），2018年1月17日。
- 御簡齋：〈曾伯黍壺銘簡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209>），2018年1月17日。
- 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6-17。
- 暮四郎：「關於爨加編鐘銘文的一些看法」網帖，簡帛網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50>），2019年8月9日。

滕王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劉 釗：〈金文考釋零拾〉，收入《古文字考釋叢稿》，長沙：嶽麓書社，2005 年，  
頁 120-131。

劉 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年。

謝明文：〈晉公盞銘文補釋〉，收入《商周文字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年，頁 182-208。